

马国凡 高歌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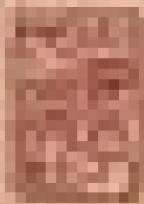
惯用语



中國風

秦歌急管

借
用
詩



熟语丛书

惯用语

马国凡 高歌东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惯用语/马国凡,高歌东著. —2 版.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6

(熟语丛书)

ISBN 7-204-03955-6

I . 惯… II . ①马… ②高… III . 汉语-社会习惯语-研究 IV . H13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0199 号

熟 语 丛 书

惯 用 语

马国凡 高歌东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625 字数:338 千 插页:3

1997 年 6 月第二版 1998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60001—63,120 册

ISBN 7-204-03955-6/H · 23 定价:1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惯用语的性质	(1)
第一节 什么是惯用语.....	(1)
第二节 惯用语的定型性	(18)
第三节 惯用语的灵活性	(27)
第四节 惯用语的比喻性	(48)
第二章 惯用语的特色	(66)
第一节 洗炼性·精确性	(66)
第二节 通俗性·群众性	(71)
第三节 普遍性·习用性	(80)
第四节 生动性·形象性	(89)
第五节 含蓄性·讽刺性.....	(102)
第三章 惯用语的范围	(105)
第一节 惯用语·词·词组.....	(105)
第二节 惯用语·成语.....	(120)
第三节 惯用语·歇后语.....	(133)
第四节 惯用语·俗语.....	(140)
第四章 惯用语的来源	(148)
第一节 比喻与惯用语.....	(148)
第二节 来源于日常用语的惯用语.....	(160)
第三节 来源于典故、传说的惯用语	(182)
第四节 来源于方言的惯用语.....	(188)

第五节	来源于书面语的惯用语	(209)
第五章	惯用语的发展与演变	(215)
第一节	偏正关系惯用语的词化	(215)
第二节	动宾关系惯用语的变化	(227)
第三节	惯用语与其它固定词组的转化	(236)
第四节	惯用语的发展趋势	(249)
第六章	惯用语的运用	(259)
第一节	惯用语在句子中的语法地位	(259)
第二节	惯用语的修辞作用	(277)
第七章	惯用语选编	(305)
后记		(335)

第一章 惯用语的性质

第一节 什么是惯用语

“惯用语”这一名称本无专指。从字面上讲，“惯用语”就是常用的“短语”。我们沿用这一名称专指固定词组中的一种，——这只不过是一种尝试。

196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谚语·歇后语·惯用语》(马国凡著)曾对“惯用语”做了如下说明：

惯用语本身是一种定型的词组。它的结构是词组，意义却是整体化了的。比如，我们管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事叫“炒冷饭”，管奉承人叫“戴高帽子”，“炒冷饭”和“戴高帽子”就都是惯用语。“炒冷饭”和“戴高帽子”从结构上看都是词组。“炒冷饭”是“炒”和“冷饭”的组合，“戴高帽子”是“戴”和“高帽子”的组合。从意义上讲，“炒冷饭”的整体意义不同于“炒”和“冷饭”的个体意义，“戴高帽子”的整体意义也不同于“戴”和“高帽子”的个体意义。

在列举两组例子对比之后，《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又说：

由此可以看出，定型的惯用语与一般词组不同：惯用语是字面意义的虚指，一般词组则是实指。

惯用语不同于某些由词组构成的词，也不同于较固定的词组。

这是对什么是惯用语的一种概括性说明，也是第一次提出惯用语所指的是何种语言形式。由于全书是简述性的，而惯用语只是该书组成的三分之一，因此未能全面展开论述惯用语的性质。

但是，这里有两点是重要的：一，惯用语是一种定型词组，它从意义到结构都是完整的、统一的。惯用语中的构成成分离开了结构的整体就不表示它在惯用语中所表示的意义。在结构上，惯用语有一定的灵活性，它不像成语那样结构定型性强，但它的结构整体性仍是它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具体说，没有“戴高帽”这个定型化格式，就不会有“戴一个高帽子”“戴上一个大高帽”“给一个高帽戴”“拿高帽给他戴”……的变型格式。前者是本，后者是枝，没有本就没有枝。本固枝荣，枝荣是由于本固。二，惯用语的整体性在于它的抽象化，也就是虚指。虚指的意义扩大了原词组各构成成分的意义，使惯用语具有更大的使用范围，脱离了一般词组而成为定型词组，有了“语”的特性。这种抽象虚指意义的产生，其基本途径就是比喻。比喻手段使得惯用语获得了超越一般词组的表意能力。

因此，在和一般词组交错使用时，人们不难看出惯用语：

当然，一些新的生产技术也可以在点上先行试验。
如果超越面上的条件，给自己蹲的点“开小灶”，多给
钱，多给物，吃这样那样的偏饭，则是错误的。

（《人民日报》1978年3月31日第一版）

在这方面，刘雨生自己也遇到了心里和身外一连串的烦恼，特别是为了劝通有块茶山的盛佳秀，他费了一点点唇舌。

(《山乡巨变》续篇 2页)

例一“开小灶”虽然杂列在“多给钱”“多给物”之中，例一、例二“吃偏饭”“费唇舌”虽被分割开来使用，依然可以看出它们定型词组的特性来。

惯用语在实际运用中有分有合，分也好，合也好，都不会影响它的意义和人们对它的理解：

更使他难过的是他现在须托人找事情做，他是个
没有什么野心的人，向来不肯托人情，拉关系。

(《四世同堂》503页)

姐姐，写字间准备好了，职工准备好了，客户的
关系拉上了，开业登记手续也准备妥当了，只是差点
头寸，你帮我一点忙，你拉我一把，我就站起来重新
做人了。

(《上海的早晨》111页)

今个的战斗，捉一个便衣，俘虏两个伪军，训一
群伪保长，三出戏的主角，都是季中扬副队长唱的，我
是个打旗跑龙套的。

(《女游击队长》上 181页)

嗯，咱还是老牌呢，打解放前就参加，背棍打旗
的跑过一阵子龙套，今年春上就把咱甩了。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248页)

第一组中的“拉关系”和“关系拉上了”，第二组中的“跑龙套”和“跑过一阵子龙套”，不管用法分合，其意义未变。“拉关系”无论在前例或后例都是“为了某种目的和本来关系不密切的对象建立较密切的关系”的意思，“跑龙套”在两例中也同样表达“充当不重要的角色或做不重要的工作”的意思。当然，

相当多的惯用语常用只有一种形式，很少见拆开使用，除非是修辞上的特殊要求。下列各例，差不多是单一形式使用的惯用语：

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

(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改革和搞活经济的今天，我们必须尊重科学，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再不能袭人故智，做那种“学大寨”、“一刀切”的蠢事了。

(王英《也谈企业改革》)

对于那些死不改悔的“二进宫”、“三进宫”的犯罪分子，应当从严从重处理，绝不能手软。

(周民《拥护“严打”促进社会风气尽快好转》)

你们这些世袭勋臣，沾祖宗的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居然也与闻国政，位居要津，其实见识比三家村小牧童都不如！

(《新桃花扇》三十回)

例中指“作风不民主，一人说了算”的“一言堂”，指“不分情况，整齐划一”的“一刀切”，指“人少地偏”的“三家村”都很少见拆用。拆用的情况，留待后面讨论。

惯用语在语言结构上，音节（字数）都很短，多数是三个音节的词组：

打埋伏	打游击	戴高帽
捧臭脚	唱双簧	和稀泥
拍马屁	拆烂污	跑龙套

八面光 笔杆子 鬼脚货

非三音节的惯用语，数量相对少一些：

吃大锅饭 吃回头草

吃后悔药 打花胡哨

打马虎眼 打闷葫芦

大撒手儿 金字招牌

卖狗皮膏药 捏一把汗

十万八千里 八竿子打不着

惯用语中动宾结构关系的数量多，结构也最灵活：

兄弟敲竹杠也算会敲的了，难道这里还有竹杠不成？

（《官场现形记》十七回）

这个家伙尽想找便宜，跟我借钱买大烟，明明是敲我的竹杠了。

（《高玉宝》24页）

在市检察院的指挥下，他团结全体侦查人员，以身护法，不怕障碍，不怕压力，不怕泼冷水，深入调查，掌握了叶卓一伙大量罪证。

（罗文锦《一场维护法纪尊严的斗争》）

她满怀着喜悦的心情，好心好意地来帮助二工段，却连连叫泼上了两盆冷水。

（南丁《检验工叶英》）

连几位要打退堂鼓的年长朋友，也打消了半途而废的念头，提起劲头，鼓起余勇，随着大伙儿朝着峰顶迈进。

（《乡音·登天赋》）

如今听说要拿他们当作出头的人，早已一大半都打了退堂鼓了。

(《官场现形记》五十七回)

例中“敲竹杠”、“泼冷水”、“打退堂鼓”均有原式、拆用两种用法。其中前两例是三音节，后一例是四音节。

非动宾结构的惯用语，三音节的如：

就是男女们还分不分呢？依我看，本来不成问题。
二等客人要顾廉耻，难道做了三等客，便是贱骨头，应当寡廉鲜耻的吗？

(俞平伯《杂拌儿之一·风化的伤痕等于零》)

我只思量张三，吃他搅了，却似眼中钉一般。

(《水浒传》二十一回)

兄不比当年，如今眼界宽了，有些嫌贫爱富了。

(《隋唐演义》二十三回)

扶乩打拳那些鬼画符的东西，倒也罢了；学几句世界语，画几笔花，也是高雅的事，难道也要同行嫉妒，必须声明鱼目混珠，雷击火焚么？

(《热风·五十三》)

咱班子里一个老生，一个花脸，一个小生，一个衫子，都是刮刮叫超等第一名的脚色。

(《官场现形记》第四回)

活见鬼了，赶你们修好，饭凉了，菜冷了，世界早变样了，顶个鬼用！

(《三千里江山》89页)

一、二例是偏正结构关系，“贱”修饰“骨头”，“眼中”修饰“钉”。三、四例是主谓结构关系，“眼界”是“主”，“宽”是

“谓”，“鬼”是“主”，“画”是“谓”，“符”是“宾”。五、六例以“动”为中心的偏正结构关系，“刮刮”是“偏”，“叫”是“正”，“活”是“偏”，“见鬼”是“正”。非三音节的如：

许多美国人对外国人，尤其是对女性，一直怀有偏见。他们不承认你的才干，而我唯一的选择是，付出双倍的代价。你说我不行，我偏要行，而且不让须眉，我要让事实证明我不是绣花枕头。

（《三访斯羽西女士》）

现在支应局兼商务处的候补黄大人，是护院的天字第一号的红人。

（《官场现形记》第三回）

乡下人眼眶子浅，哪里见过这种场面，胆大的藏在屋后头，等他们走过再出来；胆小的一见这些人马，早已吓得东逃西走，十室九空。

（《李自成》第二卷五十四章）

一句话把道静招恼了。八字还没一撇，什么事也没做，不过认识几个新朋友，看了几本新书，就怕杀头。

（《青春之歌》122页）

鸳鸯道：“这个娼妇，专管是个‘六国贩骆驼’的，听了这话，他有个不奉承去的！”

（《红楼梦》四十六回）

你这一去是到老虎嘴里拔牙，可得多加小心，千万别有个闪失。眼睛耳朵放灵通些，遇到紧要关头，可沉住气！

（《新儿女英雄传》172页）

明儿有了事，我也是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别抱怨。

(《红楼梦》四十三回)

人们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又骂又嘲讽。魏富海在人群里听着，心里又恨又窝火，但是不敢流露出来。

(李云德《沸腾的群山》)

一、二例是偏正结构关系，“绣花”是“偏”，“枕头”是“正”，“天字”是“偏”，“第一号”是“正”。三、四例是主谓结构关系，“眼眶子”是“主”，“浅”是“谓”，“八字”是“主”，“没一撇”是“谓”。五、六例是另一类偏正结构关系：前边是地点、时间之类的成分修饰后面的中心成分；也有人把这类看成是主谓结构关系。依前说，“六国”是“偏”，“贩骆驼”是“正”，“老虎嘴里”是“偏”，“拔牙”是“正”。七、八例是一种并列或联合结构关系，“丁是丁”与“卯是卯”并列，“你一言”与“我一语”并列。

“丁是丁，卯是卯”、“你一言，我一语”类惯用语，在语言结构上较一般三音节惯用语复杂，最接近俗语，所以也有人把它列入俗语。同类的还有：

两人一见面，老队长便开门见山地说：“老郑，你对我有意见，就当面鼓，对面锣地给我提，咱不要曲里拐弯地打‘隔山炮’！绕那个圈子干啥？咱拖拉机犁大田——直来直去！”

(《枫岭晨曲》73页)

柳大筐是祖传的编筐匠，父一辈子一辈，是窗户眼吹喇叭名声在外的老实人。

(《西辽河传》209页)

老公祖，我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以先发制人计，收拾了他。

(《新桃花扇》十二回)

他在外面受了累回来，我的罪过可大啦！他横挑鼻子竖挑眼，倒好像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得由我跪接跪送才对！

(《龙须沟》56页)

解文华以为平常跟李金魁并没有什么恶感，李金魁是吃软不吃硬的人，这么一说，他的心一软，再加上家里有找出麻烦来的顾虑，准得教育教育他放他走。

(《烈火金钢》114页)

惯用语本来就概括在俗语这个大概念之中，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惯用语的主要部分应该是前面提到的那些。

在固定词组中，惯用语最接近词。特别是动宾关系的惯用语和可简化为两字的惯用语。

罗刹道：“魔猴！少要绕舌！伸过头来，等我砍上几剑！若受得疼痛，就借扇子与你；若忍耐不得，教你早见阎君！”

(《西游记》第五十九回)

高五润啐了路全一口，气噎噎地说：“编书提戏的，正是免恩子你！你舌头绕得再欢，也扛不倒事实！”

(《黄河儿女》第465页)

你要是给我耍滑，回来把你们的肠子翻到肚皮外，
.....

(《桥隆飙》)

祝永康坐在羊秀英家里左等右等，不见她回来，知道她耍了滑头，溜了。自己也只得走了出来。

(《风雷》第一部上册)

拉达见说的话渐渐合拍，便让过道台在床沿上坐了。

(《官场现形记》296页)

他崇拜指导员罗光，把罗光当作上级，又当老师。对连长石东根开始合不上拍子，投不上口味。

(《红日》第266页)

快走吧！别鼻子插葱，跑这儿充象来啦。

(《敌后武工队》20页)

听我说嘛，我还没说完，你们就乱叽叽，我是说那是老鸹屁股上插孔雀毛，充洋象！

(《水向东流》232页)

战士们有的说：“吹牛就吹牛，吹牛还向领导上挂个号——献个决心书，真是丫头们的新鲜事。”

(《天山战歌》225页)

自己手下的一些人真是太没用了，平常只会说大话，吹牛皮，等到事情到了紧要的关头，竟没有一点儿用处，甚至于连自己的身子也都保不牢。

(《叶紫选集》60页)

上例中“绕舌”、“耍滑”、“合拍”、“充象”、“吹牛”是词，“绕舌头”、“耍滑头”、“合拍子”、“充洋象”、“吹牛皮”是惯用语。这种情况，在早期著作中差不多是按“语”对待。例如清乾隆时钱大昕的《恒言录》和翟灏的《通俗编》以及梁同书补充《通俗编》的《直语补证》陈鱣补充《恒言录》的《恒言广证》

和近人胡朴安的《俗语典》等都是词语杂采、词语不分的。《恒言录》《恒言广证》中有：

耳边风 家常饭 打秋风
不中用 护身符 千里眼
淋头雨 可怜见

《通俗编》《直语补证》中有：

主人翁 夜航船 讨便宜
一锅面 三脚猫 天花板
面皮厚 不忘本 背水阵
登龙门 聚宝盆 冲口出
动不动 自鸣钟 鹅毛雪
翻烧饼 作面子 偷工夫
没把鼻 十字街 土馒头
巾箱本 有着落 走江湖
想当然 杀风景 中山狼
东道主 费脚手 捉迷藏
嘴头硬 陪笑脸 长舌妇
笑面虎 无聊赖 怀鬼胎

《俗语典》中有：

一字师 一把子 一帖药
一家言 一纸书 一条鞭
一笔勾 一笔书 一笔画
一落索 一窝蜂 一锅面
丁内艰 丁外艰 七星板
七言诗 三不朽 三不幸
三不知 三不祥 三不得